

继《白鹿原》之后又一部震撼文坛的力作



陈忠实 著

鹿儿沟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 巴尔扎克

鹿儿沟

陈忠实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黄宾堂

封面设计:刘梁伟

鹿儿沟

陈忠实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行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1/32 17 印张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ISBN 7-5006-1766-6/1·375

内容简介

那是一个坐落在川东小县城的鹿儿沟，这里的男人雄壮，女人丰满，十七八岁的女孩发育得像二十多岁的女人一样丰满成熟，丰腴的肩膀和浑圆的臀部，又有一对大奶子，读完此书，便知鹿儿沟的性情野性如何？……

第一章

一白一黑两只蝶，在玉翠含光的春草丛间翩然缠绵，却未给那独倚古旧木窗前的年轻女人带来半点欢悦。

她手里的土黄色纸花快剪完了，星星点点的纸屑零落在她丰满的胸前和平坦的腹部，使身上那件素色衣服仿佛有了花枝的妩媚，整个人也青春多了。

女人是位普通乡村教师，有一个宁馨人禅的名字——莲。和许多普通女人一样，她也有过明丽灿烂的花季，只是秋风来得过早，她不能不萎缩芳心，强迫自己去适应那亲谈得近乎灰暗的生活。

生命本色却不肯屈从莲的意志。尽管世间风霜无情，她的双眸依然晶亮水润如墨玉秋星流淌出女性的无尽温柔。这种成熟的使美肯定是一种天生丽质，任何蓄意压抑和裹藏都无法抹煞。

大凡接近过莲的男人，稍有点血性都会为她动心。人有千心，性有万种，自然有高尚也有卑劣，这或高尚或卑劣的欲望也许会纠缠某些人的一生，使他的心魄和肉体永远难以满足和安宁。

莲比任何女人都渴求安宁，时常祈祷上天保佑自己和女儿能够平静无奇地度过此生。四岁的小菁，是她和丈夫爱情的结晶，在丈夫怆然弃世而去之后，小菁是她唯一的安慰和希望，同时也是她的忧郁和负重。女儿集中了她和丈夫的普华，可爱得时时揪她的心，一想她的将来面前际限就一团发黑。

一年一度清明，又是祭奠追思亲人亡灵的日子。莲清早起来就坐在窗前剪纸花，沉默而机械，到底剪了多少也不知道。过分明朗的春光勾勒着她秀美的面部轮廓，也把那毫不掩饰的哀愁勾勒得分外鲜明。

窗口正对着一座红石格上小坡，涂了几棵岩松油桐和几丛顽强蓬乱的野草，简直不长其它什么。就是那团贫瘠的赤土埋葬着丈夫的躯体！这里有她的一腔情爱一颗真心。

丈夫死时她才二十四岁，结婚刚满两年。真正的相亲相爱还不到一年时间，一般无法抗拒的寒冷逆风就把一个热血男子卷到了异乡劳改农场。虽然真情不灭双心不死。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相信会有云开口出患难重聚的一天，可就在女儿降生那个漆黑无月的晚上，丈夫不服劳改与监管人员斗殴致死的噩耗就翻山越岭流传过来，几乎走了半年才到达她和女儿栖身的巴人村。

莲没有悲号，甚至没有发出一丝哭声，黑黑的眸子上冷凝着一层泪水，许久都没落下来。双手把女儿紧搂在怀里，似乎怕她象小鸟一样飞走，也带走一个女人生存下去的最后勇气。想安抚劝慰她的亲人一肚子话却一个字也吐不出，只默默望着那张苍白若纸的脸庞陪她一道默默将泪往肚里流。半岁的女儿异常懂事，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不哭不闹，星星般的眼珠里浓缩着她父亲的全部生命。莲把脸贴向女儿，一颗石子般的冷泪砸在她鲜嫩的面颊上，无声地苦笑了。那凄艳的苦笑烙印在亲友们的心头，许多年后都清晰如昔。它如同莲命运的宣言，暗示着她坎坷曲折只有痛苦绝少欢乐的一生。

白白朗朗的阳光泼洒在红石坡上，一片被像在燃烧一样令人眩目。安埋亡者的小土堆静沐在太阳下，似乎仅是天地山野间一点渺小永恒的痕迹。几道干瘦灰黑的岩松线条，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苍凉，那株新绿的油桐树倒守护着一个孤独的魂魄，使它不至于四处游荡。

一大一小一黄一级的两个人影在坡上晃动，点缀着清明时节的山景。平素死寂的山坡一下有了生命，使偶尔翔过的鸟儿也忍不住亢奋地叫了一声。

大的叫大元，巴人村小学院内住户蔡寡妇的独子，一个健壮如今心慈似石的青年汉子。他二十岁刚出头，浑身肌肉凸凹起伏皮肤黧黑若级，于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头。莲在小村上识字班教过他，也算他的老师，对他印象不错。只是大元对自己那一直过分顺从的态度和偶尔过分热辣的目光，隐隐使她心悸不安。

莲从不惧怕大元，也不觉这个农家青年有什么危险和可怕，她相信自己只要冷冷淡淡的一瞥，就会让骚乱不安的小伙子安定下来。她对守寡多年性情乖戾的蔡大婶倒有些畏怯，不愿她因一时设会而

怨恨咒骂自己。在古老贫穷的山村，一个女人名节会比在繁华城市更重要，何况她还是受人们敬重的小学教师。

不过每年清明节大元为莲修补丈夫坟地，蔡寡妇从不阻拦，还要送点祭品前哺说些让人听不懂的祈福免灾的话语。

此刻大元正赤裸上身，用结实的两臂抱一块红石一步一步移向坟前，那高隆的背肌上正浮起一层热汗，在春光下闪动着异样的光彩。他干得很起劲，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这场意义非凡的劳动，线条粗犷明快的面庞不时流露出得到某种宣泄的欢慰。

莲没有心思去观察大元表情心绪的细微变化，她明白自己应该避免注意和关心他，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和一个几乎是文盲的山民之间的距离，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但在愁思过多难以入眠的春夜，那强壮的身子也偶然掠过她满布创伤的心际，引发一阵痛苦的骚动，不过她搂着女儿任泪水倾洒在枕上，就平静地入睡了。就在无花无雨无云的梦境里，那道雄壮的身影也不复重视。

小的当然是小菁。和暖温柔的春风在山野铺上绚丽花毯，活跃的小女孩就在冷寂院子里坐不安稳了。她成了忙于春耕劳作的大元的小尾巴，在他粗声野气的山歌声中不停地采花草呀捉小虫呀，欢快得像只飞来飞去不知愁恼的小蝴蝶。

音难可使童心早慧，这并非神话。四岁小菁也在起劲地搬运小石头，那小小心灵虽不明白垒砌这座红石坟堆的全部意义，可凭直觉她知道这是件妈妈关心的大事，她也和老实巴交的大元叔叔一样，思想让愁眉不展的妈妈多少高兴一点。

小有十分喜爱妈妈，觉得她是巴人村最好看最好心的女人，至于这么好的妈妈为什么老是很苦，她想不明白想着就想哭。于是小有更使劲的搬石块，白嫩娇柔的小手弄得发红生病也咬紧小嘴一声不吭，她不要大元叔叔嘲笑自己是没用的小丫头。

差做好一个祭灵的纸环，和一只招魂的纸幡，匆匆掸掉衣上的纸屑就走出房门，随即但立在门口，羞怯而又有点慌乱望着突兀出现眼前这个瘦小佝偻黑面多皱的农妇，不安地说：“蔡大婶，是找大元吗？他……在坡上……为小庚她爸票这半天了，我也过意不去，就叫他回来……”

中年寡妇摆摆头，细小黑亮的眼珠在她脸上身上滚了好几圈，才从土布衣襟内掏出一叠扎了密麻花纹的纸钱，低沉沙哑嗓子说：“女先生，这些钱是我用一升谷子跟后山聂仙娘求来的，去坟上烧了，

你家男先生好在阴间地府花钱买路，不然要受那些凶神恶鬼几多折磨哟！可怜传的，一个有学问活生生的先生说不在了就不在了，丢下寡母孤女……哎我这老妈子苦终归是不稀图啥的农民婆娘，女先生是大家小姐又生得水水灵灵往后的日子多难哟……”

这阵絮叨比平常冷讥冷嘲多了一点暖意，却又搅动了莲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感伤，她那又长又曲又黑的睫毛扑闪好几次，才把扎眼的泪花硬生生逼进眼内，颤声道：“谢谢大婶，一升谷子，太金贵啦。”

凄凉无情的饥馑之年刚刚过去，整个巴人村仍像一个有骨无肉瘦弱伶仃穷汉，全靠在荒地野坡偷种的红苕包谷支撑肚皮，才养活了一群男人女人，没使整个村庄崩溃消失。

这虽不是一碗白米可以换个女人的大灾年月，而一升谷子的价值却让这位山村女教师惊讶感动。若不是暗暗担忧老寡妇另有用意，莲真会软下腿去给老人家磕个响头。

不祥的阴影又笼罩心头，她不敢多思细想，收下那叠钱纸就往山坡上走。阳光照着她丰腴优美的背部，中年寡妇本来含笑的唇角立刻流出几丝明显的怨恨和鄙夷来。

山地的春色已经肥厚而明快，黄荣花绿麦苗相互交错地在岩被间铺展，光与色的流动让人感受一种勃勃生气，再冷寂的心地也会漾起一股热潮。

桃花水还未涨起来，横七竖八的沟渠小河只有薄薄的水光在浮动，堤边岸上亮绿的春草还在疯长，几个硕壮结实的农妇毫不雅观地把身子摆放在草丛间享受温和阳光，那自在情懒的体态真有说不出的舒适。莲瞥眼过去心房跳荡，一层很浅粉色漫游上面颊。三五个光屁股娃娃在女人们身边蹦跳嬉戏，旧衣拼凑的衫裤也掩盖不去孩童的天真和烂漫。

接连灾荒不断的巴人村，总算有了女人和孩子的欢声，这对山村山民是吉祥之兆。而对心境阴郁的女教师呢？也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吧？莲不愿有太多的联想，过分严肃的现实生活已迫使她不存多少非分之想了。能在小学平安地教书，再把小蕾抚育成人，就是老天对一个柔弱女人的莫大恩赐了。

莲在万州女子高中做学生的时候，曾热切真诚地追求过欢庆和幸福，凭她的美丽与柔情已把它们牢牢把握在手中了。尽管无情的命运使那一切成为过眼烟云，偶然的回想也只能触动内心的伤痛，可她毕竟真真实实痛痛快快地爱过一次，那应该是一个女人能引以自

豪的骄傲。

现在，她就连回忆和骄傲的心思也一点没有了，就是平常实在的生活也有些应付不过来。要背负那么多精神包袱去支撑一个家，她每时每刻都感到力不从心，而女性的坚韧和顽强还有对宝贝女儿的怜爱迫使她活下去。

为活也悲苦也忧愁，有时莲都不知道自己变成一个怎样平庸可怜的女人了。然而心头的爱意尚浓体内的血流尚热，莲对自己的无奈远胜于那些只要温饱就安适生活的农家女人们。

哥在山上搬石头，
妹在河里漂白绸。
有心来给哥擦汗，
绸子不如手轻柔。

野放高亢的山歌从大元嗓子里冲出来，有股强劲的热力再冷的心也不免要热几下。莲不喜欢山歌的粗俗，对唱歌人的直率和豪爽但赚些好感。山民的语歌野调离她的生活毕竟很远只当作一种排遣愁闷的乐声罢了，至于唱歌人的情给她根本不去多想。

在多级多色的四月，人的心地也多几分春意。捧着纸环纸幡的年轻女教师，沿着一条羊肠小道上红石坡，微风吹动幡尾的长长纸条，一片山坡都浸在了哀思的氛围里。

“莲老师，小心石骨子滑，我来帮你……”大元敏捷地跳跃过来，欧接过环和幡，那赤裸上身的黝色油光却晃得女人有些不安。

“不……我自己来，年年我都为小菁她爸这么做的。大元兄弟，真劳累你了。”

话真说多了，实在没有必要。一抹不易觉察的潮红又在她白皙的颜面下泛动。莲忽地有了力量和勇气，大步走到丈夫坟前摆正精心制作的纸环，又把纸幡插在坟头，再默然垂头直立。一团无形的悲哀，立刻笼罩了大元，他笨拙地站在离他不远处，一领头沉重地垂在高高隆起的胸前。

很乖的小菁好像很懂得妈妈的伤痛，她呆呆望着那随风飘拂的黄色纸幡，黑李子般透明的眼睛泪光闪烁。

山野悄寂令人心漠然发木，过分莹蓝明快的天空反使人的忧伤肆意泛滥。如下场小雨就好了，清明雨最能寄托莲对亲人的哀思。

“莲老师，我放鞭炮吧？”

大元受不了这份严峻的静寂，忍不住叫道。

莲略一迟疑，用柔淡的目光看着他，小声说：“放吧，让小菁她爸的地方热闹点也好。”

似乎这红石红上垒就的坟堆，就是莲的爱人的住地，只要她来到这儿，那失散几年的亡魂又会聚合起来并且鲜活鲜活。

“炜！你怎么能忍心丢下我和小菁，独自去另一个世界逍遥了？……”

莲有许多责难许多追悔，面对春光下的褐红色土堆她却沉默无言。她跪下来，取出大元母亲用一升谷子换来的土黄色钱纸，为那个在冥界地府游荡的亡魂送去平安的祈求。

鞭炮声中，纸燃烧起来，淡红的火光在红石绿草间飞升。一股轻风吹过，烧尽的钱纸如一群大大小小的黑蝶翩然起舞，把女人的哀思染得一片墨黑了。

“妈妈，八姨和小文哥哥来啦！”小有突然脆亮地叫起来，“呀，还有好看的花圈哟！——”

小女孩不能像大人那样把悲哀保持许久，她的小小心灵是真正把清明当成节日来过的。垒坟祭坟挂幡烧纸这些祭把活动，她虽似懂非懂，却能在她心上留下深深的印迹永远无法磨灭。”莲听见了女儿的叫声，身子却一动不动，她不能一下从浓黑的哀思中挣脱出来。纸蝶飘飘，在她发间鬓前停留也不举手挥去。

大元是知道小菁这个出名的八姨的，却一直不知怎么称呼这总是风采漾溢的县城女干部。她清明节肯定十几里坎坷曲折的山路来巴人村，为一个负罪而死的亲人送来那么精致的花圈，就够有情义让大元这个忠耿汉子大受感动了。

萍是县城出名的漂亮女人，那俊秀端庄的五官，红润水嫩的肌肤和凸凹有致的体姿，永远是寂寞不堪的小城人新鲜生动的话题。她只要从城中走过，就会有一串崇敬的目光紧紧追随，绝无一点褻渎和下流。据说有自以为是前程无量的青年干部为接近她，居然不顾后果跑到县妇联去对妇女解放大放厥词，被这位妇女干部严厉责骂一通才心满意足地走了，回去便大做桃色春梦将被单弄出些枯糊污秽的斑迹来。就是接到组织部门带处罚性的调令也无怨无悔，还私下对密友说：“那个女人迷死我也！若能挨挨她的身子就丢官坐车也千值万值。真他妈可惜，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还开得那么鲜艳自在，叫我实在受不了啊！”

那人说的“牛屎”，是指萍的丈夫，一个没有文化三大五粗像头倔

牛的南下干部，堂堂县委财贸部长牛炳福。这头牛真是好福气，有权有势吃着鲜花嫩草，觉得一座县城都是他的自留地，想怎么犁就怎么犁，想种什么庄稼就种什么庄稼。

而他对年轻貌美的老婆特别忠耿，却也特别霸道。这个山西佬只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宠爱自己的老婆。萍同这么个粗人保持如此长久的夫妻关系，也让大多数看得清人世炎凉的小城人吃惊。他们是古怪得让人不可思议的组合。有识之士平心静气的时候也释然，自寻安慰，这桩婚姻毕竟只是一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像萍那样慧敏的女子自己都能忍受，旁人又何必自作多情呢？不少饱受家庭动乱和不幸的大家闺秀，对莲的选择还大为羡慕，公认她是明智、现实、富有勇气的女人，小城新女性的代表人物。

“莲姐，今天清明节，我带小文来看你和小菁，也给炜哥扫墓。”

萍把编织很好的花圈摆放在坟前，向垒满新土的坟莹深深鞠躬致哀，一举一动都那么大方得体。

只比小菁大两岁的小文很懂事，他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姨爹的坟地行礼。小菁觉得这个小表哥像个小太人，心里满喜欢他的。这些年能从城里到乡下来看她 and 妈妈的亲人很少，妈妈也很难带她去县城走亲戚，小菁实在喜欢那座热热闹闹的市镇，偏偏她的妈妈总是逃避它，好像这偏僻冷寂的小山村才是母女俩最好的安歇之所。

“萍妹，准为你走这么多的山路。其实，依托相熟的公社干部带个口信来，姐姐也就高兴啦。”莲望着气质不凡的妹妹温厚地说。萍的到来她虽不意外，淡凉的心却被那真诚的姊妹情所温暖，这也是她又企望又需要的精神安慰。

萍扶起她柔和体贴地说：“莲姐，亲姐妹就不要说生分的话了，我知道你的苦楚，想帮也帮不了你。带小文来看看你们，也算尽尽我这当妹妹的情意啊。”

“萍妹，我们三姐妹中，我最看重你的情意，不然我活下去的勇气也要少许多啊。燕子呢？她没跟你们一起来吗？”莲一边问，一边把目光朝往县城的方向，好像阳光朗照的山道上能现出一个活泼天真的女孩来。

燕子是她们的妹妹，自从艾母经受不住几次运动的折腾相继去世，就由萍抚养照顾她，正在县城中学读一年级。

莲对自己的妹妹常怀歉疚，双亲亡故之后，这个孤零的女孩理应由她这大姐养育的，可她只能空有一腔温柔的真情。

萍宽慰她道：“燕子功课忙，我没让她来。她心里时时想着你和小菁呢，这花圈上几朵好看的花儿也是她亲手剪的呀。燕子还说请大姐进城散散心，她要炒菜给你品尝啊。”

一个十来岁的女孩都能炒菜做饭了，燕子能早早自立，做姐姐的忧心就能减轻许多，莲丰满的唇角有了一丝笑意。

小文和小菁很快就玩到了一起，他们在红石坡上蹦蹦跳跳，把大人们传染给他们的哀伤抛到脑后去了。

大元完全成了局外人，他蹲在向阳的岩石上，漠然地望着春光泛滥的山野。

莲说：“炳福呢？还是那么忙吗？”

萍说：“大红人当然是大忙人，管他呢，和这种人过日子就那样，不好不坏吧。”

莲说：“萍妹，你跟炳福结婚真是做对了，当初姐姐还有点不以为然呢，现在想来才觉得自己眼界短浅呀。”

萍说：“莲姐，我要说句真心话，炜哥才真是好男人呢。只可惜命太差，毁了他自己也带累了你和小菁。”

“炜，……他是好，可光人好有什么用？现在他在土堆里什么都不焦不愁，我们母女两个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过……萍妹，姐不该向你诉苦，可这些天我老想和炜的事，他对我那么深的感情那么多的好处，越想越迷糊越想越空虚，简直不敢回首往事啦。”

“姐，你和炜哥是一对好姻缘，这点不容怀疑，家族中所有亲人都公认的啊！”

俩姐妹依偎在坟头青青的草坪上，举目眺望东方紫蓝色的层层山峦。

万州，就在山的那边。那是一个濒临浩荡长江生机勃勃的城市，莲的青春曾在那儿放射出异常绚丽的光彩。

岁月之河，正驾着一团辉煌的白光逆流而来，两个女人又兴奋又伤感地面对着它。

依山傍水的古城万州，四十年代中期不光是川东首府，还是长江上游最繁华活跃的都市之一。因抗日战争内迁来的商业金融集团，下江名牌学校和五花八门的娱乐表演团体，以及庞杂的军队政府人员，云集这座城市。数年间名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展示出它黄金年月的灿烂风采和魅力。

莲冲破守旧借钱父亲的阻拦，坐一架捕竹滑竿从家乡翻山越岭

到达万州，想去就读著名的金陵女子高中。抗战期间内迁的一批大学中学，成了川东山地有志气男女学生的向往之地。十七岁的莲做梦都梦见自己穿着端庄的校服，那分神气远胜于穿金戴银的地主小姐。

万州并没因为抗战胜利官府财团大举东下而失去它的富丽，反而显得清爽妩媚多了。莲喜欢它，深信自己的欢乐忧伤都与它戚戚相关。

一个穿咖啡西服的英俊青年在城外一座古老石桥头迎接她，自从接到她要来万州求学的信件，他就在这座桥边守候，已经是三天了。彩虹带来春雨的温暖信息，一颗年轻多情的心早已潮湿了。

“炜！——”莲像出笼之马看见每处山水都新鲜异常，当看到思念许久的男友赶到郊外来迎接自己，满心满眼都闪烁喜悦之光，几乎从滑竿上扑下来跌进他怀里。

“莲！”炜拥着她抚摸着她乌黑柔软的长发，把男人的热气喷在她皎日的颜面上，内心的情感也随颤动手指流遍她渴求爱抚的全身。

为这次相聚，他们等待和斗争了几个月，终于在解放炮声响过长江南岸的时候，莲的父亲同意了女儿去万州求学。

炜是上海法学院的高材生，为了等候莲的到来，他毅然放弃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没有随学院东迁，而在万州地方法院谋求了一个书记员也就是记录员的职位。

莲要读的金陵女子高中也迁回南京去了，不过炜已在原址上新建的万州女子高中为她报了名，崭新的学生生活令她欣欣鼓舞，活泼开朗得使熟悉她温柔性情的炜又惊讶又喜悦。

每逢假日炜就带莲登上太白岩，俯瞰烟波浩荡的长江，两颗充满热力朝气的心激动不已，忍不住要抒发难以抑制的情怀。

“炜，我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教书育人的好老师。你说，学生们会喜欢我吗？”

“当然，一个又漂亮又善良的姑娘，最好去做教师，因为她的美丽已先征服了颗颗童心。莲，我都想做你的学生呢。”

“刘远了，炜，你学问比我深得多，不会只想在地方法院做个小职员吧？有什么抱负？我要先知道。”

莲那稚气尚存的清秀脸蛋，升起两团迷人的粉色，曲长睫毛扑闪扑闪，一副把人怜爱的女孩模样。炜握住她的小手，轻抚着若有所思道：“莲，你知道，我不能搞政治的，对司法也不热心，在文学方面倒有

股热情，常有要著书立说的冲动，可忙于法院的烦杂琐事只能空想而已。”

“炜，你才华横溢，完全可以做个作家，怎么会是空想呢？老实说，你给我写那些信，我都当作很漂亮的文章来读呢。”莲满面麦红，炜那些热情真挚的书信常使她芳心怦跳，好些夜晚还捧着它们睡觉呢。

“我写的第一部小说，主人公一定是你，莲。”

炜捧着女友花朵般娇艳的脸庞，那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已在他想象丰富的内心反复出现多次了。此刻莲妩媚娇唤的神态，清纯如水的目光和鲜亮若花的嘴唇，煽动得他的心禁不住狂跳不已。

莲清晰地感受到那种激荡的男性热情，同时由于一种吸引的渴求，不由自主地把秀美柔软的身子贴向炜，两颗紧紧相依的心拥着挤着发出了欢快的呻吟。

若下的江水在滔滔东流，那宣泄的快感传染了这对少男少女。炜注视着她晶莹的眸子，里面似有无限衷肠欲待倾诉，心房猛颤几下，手伸向她正在成熟的胸部，在听到一声轻微的吁叹之后，又忘情地向平软的腹下探索……

“别，炜，刘太忘乎所以，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我们还年轻，快活的日子长着呢。”

莲阻止着他太多情的手，一种如梦如痴半是痛苦半是兴奋的表情，涌上了她天真无邪的面庞。

震惊中炜冒出一头冷汗，马上清醒了，抱歉地笑笑：“莲，我太激动了，对不起……”

莲用滚烫的红唇堵住他的嘴，一胜芬芳的柔情蜜意立刻溢满炜汗毛舒张的全身，引出一阵电击似的晕旋和燥热。

“不要说对不起，炜，我迟早都是……你的……可现在我只想读书，清理解我。”莲的话如和风细雨滋润抚慰男友多血多汁的心，两个人都拥抱得更紧了。

莲很看重自己在女子高中的学习，她刻苦钻研功课虚心向老师求教，图书室常有她清秀的情影。一个家境富裕容貌较好的女孩，常是校外公子哥儿追逐的对象，而莲行为检点大方得体，是师生公认端庄正派女子，他们只能满心邪念可望不可及。

为了生活方便佛祖了一间条件不错的公寓房，橡木地板和雕花门窗显得富贵高雅，一套红木家俱给人古典华丽的感觉。

这间房炜是用心为莲准备的，他要给自己全心热爱的女孩良好的生活环境，更要使他们已有的感情巩固发展。这里虽不是他们的情感乐园，至少应是他们避开世俗目光骚扰的温暖小天地。

即使他们已亲密无间，莲每次到炜的小窝也小心翼翼，绝不呆太长时间把惹飞短流长。一对真诚相爱的人，就在这种看似淡淡的其实悠悠的恋情中往来，让公寓里几个老是嗑着瓜子摆谈桃色新闻的妇人也说不出难听的话来。

只是相约到了江边或者郊外，他们成熟的热情才任性一点，压抑的心才在亲见中得到补偿，解放的情感才自由得有点放肆。

一次他们应炜一位同事之邀，到他家在城外的桂圆林吃刚刚成熟的鲜桂圆，莲开心活泼得像只白煤在树林间飞来飘去。结果吃了太多的桂肉激起心火大流鼻血，那点点血花溅在白衣裙上，红红脸蛋就像个顽皮野女孩，把炜逗得大笑了许久。从那以后，莲对鲜桂圆就望而生畏，可那甜甜润润的味道她真是喜欢的。

就在莲吃饱桂圆，浑身着火般烘热和炜满园笑闹的时候，那位富家公子忽地仰而叹道：“多好的桂圆，只可惜好景不长，明年就再也吃不上香甜的桂圆肉罗。”

这对恋人的笑声更然而止，炜愣愣地问：“你家的桂圆树又不会随风飞掉，明年今天想吃就来有什么难呢？”

“哎，你是怕我太贪吃又鼻血乱淌，对吗？”莲心绪仍好，想把气氛弄轻松一点。

西装革履的公子沉缓地摇头，冷严道：“这些日子你们俩被恋爱冲昏了头，全不关心一下时局，解放军已过宜昌，离万州还远么？我家老头子用黄金在重庆弄到去台湾的机票，我明天就乘船走了。这座园子还不是让人家‘共产’，在遥远的异乡我只能回忆今天的情景，独自感伤啦。”

冷风吹过弥漫清芳香气的桂圆林，伴和莲冷静下来望着目光忧郁的朋友，心底里却没有丝毫慌乱不安。

坦诚地讲，他们对解放大军怀有一种真诚的期盼。尽管一个家族将失去一座桂圆，他们自己的家族也会失去一片田园，换来更多贫苦人的新生，是值得的。

他们并不是进步青年，是正直和良心带来的思想转变自然而不勉强。但对即将失去大宗家产远去他乡的朋友，也隐隐有些同情。

城郊桂园之游，先是欢欣再是伤怀，几个青年真切地听见了一个

时代完结前夕的悲凉叹息，每个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解放军说来就来，在举行威武雄壮の入城仪式后，新生的万州成了一片旗帜和花束的海洋，豪迈的东北大秧歌也在一夜之间流行全城。

平素修道院般宁谧的女子高中变作了欢腾喧闹场所，宣传队、秧歌队、慰问队、卫生队如雨后春笋，全是浑身充满解放新鲜感的女学生们自发组织的。

炜所在的地方院已经完全瘫痪，他也和青年工人、学生一道为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一手漂亮道劲的毛笔字，很受负责宣传的干部们称道：“嗨，炜先生，就凭你这手好字，也会受到政府的重用啊。”

莲和炜很少见面，他们都被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所激动，脑子里塞满了崭新的革命口号和政治术语，对个人私情想得极少了。

性格文静的莲在女中卫生队做护理员，穿一身洁白工作装忙碌在操着五湖四海口音的伤病员中，对这些为共和国而战不怕流血牺牲的战士们深深钦佩。

她秀丽温柔无微不至，被伤员偷称作天使，每当她轻盈袅娜的身影一出现，他们的伤病就减轻许多。

“莲小姐，你真该参加我们部队，有你呀，我们肯定能打更多胜仗！哈哈。”一个满面粗黑胡子的老兵跟她打趣。

莲真有过参军的愿望，看到那些穿军装的女兵神采飞扬的样子，她心头就滚过一股热浪，可想到炜和做女教师的美好心愿，又慢慢平静下来。军旅生活虽然又艰辛又浪漫，到底不太适合自己，莲略带遗憾地想。

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差点改变了莲的一生。随着时光流逝人生巨变，她都竭力避开回忆这段故事，稍有触及就会情不自禁地流出不知是追悔还是悲愤的泪水。

伤员中有位叫孙亮的年轻团长，他面孔白皙方正，身段挺拔壮实，穿了军装格外雄姿英发。他总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青亮下巴闪着刚毅的男子汉光彩。孙亮只是肩部一点擦伤恢复很快，可他还常到女中卫生队来，和她聊天或者畅谈国际国内形势，使她心眼更为开阔。无疑，他们彼此都存在一些好感。

一次周末精会上，孙亮请莲跳舞，把她拥入舞池之后，青年军官的脸部倏地绯红，两道飞扬的黑眉之梢，洞出青湿的汗光。莲受不了

那灼人的双眸，娇羞地垂下了头，一缕清淡的发香，无意间增添了军人的勇气。

“莲小姐，”孙亮热忱地说，“嫁给我吧，跟我到部队去，包你一辈子风光顺意。”

“孙团长，我，……”莲苦心大乱一股蓝白，结巴道，“我不……不能……”

“你是知识分子，我是粗俗军人，不相配吗？我不会甜言蜜语，只能向你保证，我会爱护你关心你，不让你受任何委屈。”

“不不，孙团长，我绝不是那个意思。你是个很好的人，可对我并不了解，我我……”

“怎么？你结婚了吗？”

“没有。可我已有未婚夫，就在市政府宣传科协助你们工作。我们来自一个家乡，从小就很相爱。”

“哦，你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呀，祝贺你们。莲小姐，恕我刚才冒昧，可我是真心的。”

“没什么，孙团长，其实我对你印象蛮好的，希望你能找个比我强的女孩做太太。”

“不太可能吧？我头一次鼓起最大勇气向人求爱，就惨遭失败，往后就更难说罗。莲小姐，谢谢你的关心。”孙亮自嘲地笑道，“莲小姐，不管你今后生活怎么样，该不会把我今晚的举动作笑话吧？”

“不会的，请相信我，孙团长，我不会嘲笑你，也不会忘记你，一个军人对一个女孩表白内心质朴感情，没什么不好呀。”

“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心女孩，莲小姐，我还有个不太礼貌的请求，你能答应吗？”

“什么请求？只要我能做到……”

“我想亲你一下，就一下。”

莲身子猛地一抖，并没挣开他的怀抱，粉色血流马上布满颜面，她含羞地垂下了眼睑，紧张的心急得老高。

悠扬的乐声在舞厅欢快流动，那些沉浸在喜悦中的舞伴们没觉察这对男女的异常情绪。

过了好一阵，莲仿佛感到一团滚烫的火焰在自己光洁的额际轻轻一触，把一股无形热力注入她心底就倏地跳开了。当她睁开眼睛，只见孙亮已极开双手朝她立正，行了个漂亮利落的军礼就转身离去，那乌光闪动的皮鞋在木质地板上发出铿锵有力的声响。